

# 交通大學十年憶舊(續完)

凌鴻勳

## (二) 教授時期

我在交大教書也有過兩次不同的經過。民國七年由美國回國後，原先在京奉鐵路做事。八年調到交通部內的考工科，任副科長。民國九年交大的美籍教授萬特壁(H.A. Vanderbeek)氏照約須回美國休假一年，學校要找一個人來代課。因為萬教授所任的功課甚繁重，其他教授未能兼任，而一年的期間又短，另外聘請一位專任也是困難。我是萬教授的學生，他便建議於唐校長，邀我來代他一年的課。唐校長以我正在交通部任事，而學校又是交通部辦的，於是行文向交通部調我去代一年的教課，一年後萬師回校，我自然可回到交通部。「夫子之命，豈敢言病。」我於是初嘗教書的滋味，這是民國九年二月間春季開學時的事。

萬師原來擔任的功課實在繁重得很。應用力學、材料力學、橋樑設計、混凝土學等，都是土木系的主要科目，電機系的應用力學也是他教的，每週上課二十小時，我初登教席即任此繁重功課，實在有點吃不消。好在那時每班學生祇是二、三十人左右，改卷尚不至太多(那時還沒有一位助教)，而學校的風氣甚好，學生循規蹈矩，程度亦尚整齊。我所教的原紙

時沒有教務長，部中對校務久已信任校長處理，所謂教授祇報部備案而已，部中於是着急起來。翻出教授名簿，有些是外國人，其餘本國籍教授部中又沒有一個認識的。獨發現我是交通部的人，而且係校中所請去代課的，於是不由分說，沒有事先和我打個招呼，一個電報打來，給唐校長病假，而着我代理校務，這真使我手足無措。

在我代理的幾個月期間，我仍舊擔任原來的功課，每月還到無錫一次，探問唐校長，並報告校裡的事務。而其時交通部以所屬的上海、唐山和北平三間學校辦理有年，規模甚具，成才衆多，為加強交通教育以廣造就特於是年十二月向閣議提出說帖，將三間學校合併為交通大學，寬籌經費，稍增科系，而將校本部設於北平。我雖然因此仍挂着一個滬校副主任的名義，但我於一年代課事畢仍返回北平。那時京漢鐵路正籌備興築黃河新橋，交通部就調我到京漢鐵路當一名工程師，這是第一次我在交大任教的經過。

我第二次返校授課是在民國十二年。其時京漢鐵路重建黃河新橋事籌備多時，以款項無着，未能開工，而北京政潮迭起，鐵路事頗受時局影響，我乃於是年秋季開學時返校任一專任教授。其時學校名稱已由交通大學改回為南洋大學，三校又復分立。因上次交通三校合併，南洋原有的土木系已歸併於唐山，而上海則除原有電機系外，更設機械及鐵路管理兩系，早年所辦的商船科則由交通部在吳淞另設一商船學校辦

是九、十和十一年班的學生，暑假後九年班學生畢業，我又教到十二年班的學生。這幾班學生畢業已在四十年以上，計其年齡也過六十了。

交大向來對於基本科學最為注重。其時教授物理的是周銘博士，教授化學的是徐名材碩士，是兩位最重要的臺柱，對於新生入學及舊生考試都極嚴格。專門科目教授特別是電機方面仍多是美國人，有幾位還是當年我的老師。像我這個後進擔任許多課程，說起來真有點慚愧。

我到交大來代課原以一年為期，即民國九年由二月至年底，跨過兩個學期，萬師回來任務即終了。可是這年秋季開學不久，校中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校長唐先生本患了很深的眼疾，近年來愈覺加甚，幾乎就要失明。而且自上年五四運動發生以來，舉國的學風很有改變，學生開始參加了政治運動，在他老人家看起來自然是不甚愜意。他由監督而校長，在校已十三年有多，時有「同學少年多不賤，劉向傳經心事違」的感慨。所以自民國九年秋起，即屢向交通部辭職。而交通部以他名望隆重，辭職的原因又不是絕對的，因此辭了又留，留了又辭，已有幾次，到了九年的十月，先生自疾加劇，回到無錫他的新居，並電告交部無法再行回校任事，交部始知其真不可再留，而校中那

理。我仍授電機、機械兩系之應用力學及材料力學兩主科，現在臺的俞君汝鑫、柳君德玉、陳君樹人、錢君其琛、朱君延光、陳君體欽、曾君桐、徐君名植、楊君元拔及在美之陳君良輔、趙君會珏、黃君輝等都是當時出色的幾個學生。我每週祇授課十六小時，較之初時授課二十餘小時已屬輕鬆得多，不久我就學家遷入校中居住。

究竟教書是比較行政或工程之事舒服得多。我在這段時間，除授課外，還編了一本市政工程學，後來又編了一本鐵路工程學，都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時常趁學校放假的期間赴附近各地旅行。如杭州西湖、海寧觀潮、以及蘇州無錫、南京等地，凡有機會必偕家人或友人同去。十三年三月並曾帶同機械科應屆畢業二十幾人前往北方參觀旅行。先坐船到漢口，參觀漢陽、大冶幾處廠礦，其後坐京漢鐵路火車北上，至石家莊，轉入正太鐵路，至太原遊覽晉祠等名勝。其時閻公錫山任山西督軍，曾邀全體師生入晉署茶話，發表些他的議論。大約當時學生結隊旅行的風氣還不大開，今有一隊從上海遠道而來，頗引起內地軍政界的興趣。我們由太原復乘車返石家莊，轉車赴北平。那正是北平氣候最好的時節，遊覽各名勝之後，再沿津浦鐵路南下到濟南，遊大明湖。可惜我那時因家事即由濟南趁車南返，各學生曾登泰山最高處，我未及同去，因此我就未上過泰山，是我此生一件大憾事。這次旅行使學生增加了不少對國內情形的了解

，而一個月的時間，晨夕同處，更增加師生間的情感。

民國十一年、二年間本是上海一般環境較好的時期，學校也甚安定。北方雖偶有戰事，上海還沒有被波及，但十三年夏間起，問題也來了。十三年八月月底，江浙戰事開始。時齊燮元督蘇，盧永祥督浙，爲了私人地盤和政權的爭鬪，各自備戰。八月廿七日盧永祥軍直撲蘇州，九月齊盧兩軍在京滬鐵路沿線黃渡一帶鏖戰。九月中杭州發生政變，盧永祥退出，於是上海免於戰禍。南洋大學的門口是上海公共租界的邊緣，但校內則是在租界以外，上海倘有戰事，則學校亦易受累。是年校中亦因齊盧戰事而延緩秋季開學時間，直至十月十一日始行上課，這是南洋第一次感受時局的影響。而北平則尚餘直奉戰爭的尾聲，政局亦稍恢復。

當我重返南洋任教時，校長爲陳杜衡氏。陳是一位海軍的宿將，任南洋校長已有兩年，師生都相安無事。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那天的早晨，我在報上忽然看到一段北平來的電訊新聞，說南洋大學校長陳杜衡向交通部辭職已照准，交通部已派凌鴻勳氏接任，使我瞠目結舌。因爲不但陳的辭職事前毫無所聞，而使我接任部中事前也毫不以一紙電文相商，令人感覺歷史好像真會重演。自後我不得不減少教課，以至取銷教課，結束我第二次的教書生活。

規章辦理，招生及畢業等事都由交通部咨報教育部備案。教育部亦極尊重交通部的意見，對南洋大學一切都非常客氣，故校長的行政工作相當簡單而自由。在上海呢，幾間有名的教會學校，除了體育及演講或辯論的比賽外，彼此沒有甚麼來往。幾間公私立的大專學校都公認南洋是老大哥，許多事惟南洋的馬首是瞻，江蘇省教育會雖然暫形成了一種勢力，但打不進南洋來。南洋離上海市區較遠，因此和上海的機關沒有多少往來，仍能保持一良好環境與研究學風。我和當時上海的教育界人士如朱君經農、程君其保、張君君勤、陳君伯莊、朱君炎之等，都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當時任上海商埠督辦是丁君文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是王雲五先生，都是學術界人士，時有往還。我那時年才三十二歲，真是一個後進的後進。

我當了校長以後，便請了原任機械系主任教授周君仁做了教務長，一切按照南洋的傳統辦理，即教授都是專任，程度維持日漸提高的水準，考試務求認真，考選入學新生不假情面。其時大學本部學生不到三百人，附屬中學學生一百幾十人，管理上也維持舊日的嚴格。可是外來的風潮不久便衝進了這間學府的大門來。

上海學生的政治運動在十二、三年間已漸爲顯著，共產黨份子乘機潛入各校的學生會內，把持操縱，遇事要求罷考罷課。南洋大學爲部立大學，在上海聲望最重，遂爲政治活動對象之一，藉南洋大學的旗幟

### (三) 校長時期

我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接任南洋大學校長，其時北方的直奉戰爭已結束，曹錕下野，段祺瑞入京爲執政，而上海戰事的餘波還未了。我接任後才一個月，上海又發生戰事。孫傳芳與齊燮元兩軍聯合驅逐上海鎮守使奉軍的張允明。十四年一月十一日晨早，校中附近忽然槍聲四起，操場上看着流彈紛下。某生正在宿舍溫書，流彈從窗外飛入，穿過其手中拿着一本字典。我在辦公室出來察看，及回到辦公室，發現我辦公桌上滿是玻璃碎片，兩顆子彈已在我離開的一段時間從玻璃窗穿入。其時原應舉行學期考試，乃不得不臨時宣佈提早放假。學生住在上海租界的着其返家，遠道學生則商准中法工業學校校長朱君炎之借他們的蕪斐德路宿舍暫住，計遷去一百四十多人，紛擾了一日，傍晚槍聲復大作，兩軍又在斜土路一帶交戰。第二天張允明知事不濟，逃入租界，上海遂易手。我爲了學校的經費，各交通機關因戰事關係解款不能如期，不能不到平津向在天津的京奉、津浦兩鐵路局索取經費，而其時津浦鐵路因戰事受了毀壞，尚未通車，乃坐船去天津，再轉到北平，向交通部報告並商辦法。真想不到當了校長第一件課題便是應付時局，和籌劃經費，正經的事都擱起不能辦。

南洋大學雖然是直隸於交通部，其經費係由交通部指定幾條鐵路負擔，但有開教育法令仍照教育部的以資號召。而且南洋當時有附屬中學，年輕識淺的學生更容易被人利用。我開始發覺宿舍裏的學生常於午夜召集會議，又發覺平時品學兼優的學生常在暗中領導學生活動。十四年五月間，爲上海工人顧正紅事，上海各校學生發起示威運動。五月三十日那天，南洋一部份學生也要求結隊出外，參加上海市各校學生遊行演講，勸阻無效，謂有事不要校長負責。出校後和他校的學生集結南京路，企圖衝入租界的巡捕房（等於警察局），爲巡捕開槍射擊，當場死傷學生多人。南洋大學附中一年級學生陳虞欽當場中槍倒地。余得到消息立即趕去仁濟醫院探視，知陳生傷勢甚重，當晚即不治。別校的學生也有死有傷，是爲有名的一件上海五卅慘案。可憐這位才十五歲的儒生陳君竟犧牲於此無意義的舉動，而正因南洋大學學生有死有傷，增加了暗中策動者的聲勢。

慘案發生的第二天，學生當然開會罷課。我則聯合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校長電致各方，並向上海租界當局提出嚴重交涉。學生則仍逐日結隊出外遊行演講，禁止無效。後來北方政府派了國務院的蔡廷幹及外交部次長曾君宗鑒（鎔浦）南來辦理交涉。曾君原爲南洋第一屆附中畢業生，對南洋事特別關懷。

罷課既已一個月，已到了學年考試的時候。上海幾間學校的學生多罷考甚至要求廢考。南洋的傳統是認真考試，罷考或廢考自然絕對不能通融。究竟南洋一般學生還是安份的，經一番勸導後，始於七月初舉

行學年考試，這是上海許多學校中唯一能舉行考試者。現在臺的曾君桐、徐君名植、倪君麒時、李君炳璇和最近逝世的尹君仲容等都是這屆的畢業生。其中也有幾個政治興味太濃，後來做得很不好份子。

是年八月招考機械、電機及鐵路管理科新生。現在臺的柳君克述、繆君超鳳、王君元衡、謝君銘怡、陸君世榮等，皆於此屆考進南洋大學。上海局面漸歸平靜，九月初照常開學。十月間江浙軍事又開始，孫傳芳軍開抵上海一帶，由南京以至徐州濟南均有軍事行動。北方則張作霖與馮玉祥備戰，京局又變，幸學校未受波及。

在整個南北局面動盪之中，南洋大學却在這兩年幹了幾件有建設性之事。十四年的年底新建的體育館和游泳池落成，同日調養室又落成開幕，請了九十高齡的馬相伯先生來校致詞。又以校地不敷應用，在校西添購了民地六十餘畝，闢新球場及宿舍地址。以後執信西齋，福開森球場以及新文治堂，皆藉此得以興建。十五年中美文化會（處理退還庚款）成立，首先核准南洋大學工業研究所計劃，先補助銀圓五萬元，這是國內大學辦理研究所的開始。

民國十五年，北京學生作政治運動更趨積極。三月十八日，學生多人赴天安門作大規模請願，被捕多人，且有死傷，南洋學生亦響應為之罷課數日。但在上海各學校中，仍以南洋學風較好，影響較少。是年六月底大考後，舉行本屆畢業典禮，請蔡元培、丁文

地方是在上海華界，學校的行動隨時有受地方軍事當局干預的可能，一有問題，經費的來源立刻斷絕，學生的安全更可慮，有勸我早日改變方針，與南方先事聯繫，將來上海易手，尚可保持校長的地位。但我的看法並不這樣，我總想等到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後，再行引退，以全終始。

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國民革命軍克杭州，上海發動總罷工，水電及電車交通全停。時開學才數日，學生尚未到齊，不得不暫緩開學，我仍電交通部辭職。三月廿二日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國民政府初派吳稚暉、楊杏佛兩先生接管南洋大學，吳為南洋最早特派學生之一，楊則是我的留美同學及知友。五月初改派李範一來接，我移交清楚離校，結束我在上海徐家匯十年有多的生活，却開始我今後連續十六年主辦鐵路工程的新生命。

## 封面介紹

(由左至右)

莊和齋  
陳德坤  
凌鴻勛  
沈鵬岳  
洪傳法

江兩先生演講。現在臺的徐君樂天、吳君慶源、楊君元拔、章君煥昌、徐君承熙、及最近赴美任職世銀行之黃君輝，均於是屆畢業。暑假招生，則現在臺的仲君肇湖、錢君益、曾君潤琛、及在美之劉君貽瑾，在瑞士之汪君德官，均於是屆錄取入校。

民國十五年為南洋大學成立之三十週年。春間即組織了一個紀念籌備會，十月初舉行紀念，宣佈將原有的大禮堂，定名為文治堂以紀念任校長十數年的前校長唐蔚芝先生。同時在校裡舉行一上海前所未有的工業展覽會，徵集了中外各工廠的機械儀器，闢校西新購地方及附中操場裝設陳列表演。另鋪設小鐵路一條，用小機車拖帶幾個小平車，可坐二十幾人。雙十節紀念會開幕，由丁文江、福開森及張元濟先生等分別致詞，盛極一時。惟其時國民革命軍已由廣州誓師北伐，十月間奠定武漢，十一月克南昌，上海人心不免搖動，政治活動自然更為積極。我在校兩年多，師生間相處甚好，但我在行政方面是受北方政府交通部所管轄，經費是由交通部屬津浦、京漢及滬寧鐵路所協撥。我的教育方針為保持南洋大學的傳統，不肯以學生學業為犧牲，在校須上課，到期必須考試，而不願作個人政治活動。雖然在上海的許多黨國要人不少是我知交，常有往來，國父逝世後卜葬於南京時，葬事委員會尚邀我擔任選擇陵墓圖案三個顧問的一個，後來的中山陵設計便是當時我們所選定的。但到了十五年的那一年，我感覺我的環境相當微妙。學校所在

## 旅菲同學小記

凌鴻勛

我因為菲國自辦一間煉油公司開幕，邀我和幾位中國石油公司的同事去參加，我便欣然於一月十一日由臺北乘機飛赴馬尼刺，這是我第一次到菲律賓。

飛機到達馬尼刺機場，在接機的朋友當中發現了兩位同學。一位是交通銀行副經理沈君鵬岳，一位是輪船招商局的駐菲代表陳君德坤。在我留在馬尼刺的幾天，除了些公務之外，他們日日陪着我。適值我那天精神不太好，他們對我的看護陪伴更無微不至。

旅菲的同學一共才有四位。除十七年級的沈君鵬岳任職交通銀行，廿三年級的陳君德坤任職招商局外，當還有三十年級的洪君傳法，和三十六年級的莊君和齋。洪君係化學專家，任馬尼刺造紙廠的廠長，聽說不久會去美國。莊君任菲律賓實金山有限公司董事長，經營牛乳業務甚為發達。一月十四那天中午，沈陳洪莊四君特在杜威大道的新雅酒店為我設宴，並邀我國駐菲段大使茂瀾及前僑務委員會戴委會會長愧生等作陪。本期所附照片便是聚餐後四位同學和我在飯店門前所攝。異地逢舊雨，至足欣慰。